



战国青铜鸟形尊： 传承独特巴国文化

■ 局之云

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众多文物中,战国青铜鸟形尊称得上是一个奇特的镇馆之宝。该文物出土于涪陵小田溪墓地,现陈列在三峡博物馆“远古巴渝”展厅。它虽然外形像鸟,但却拥有鱼的嘴、鹰的鼻子、鸽子的身体、鸭的脚。它的名字叫尊,本应为盛酒的器皿,却除了鱼形嘴外,全身上下找不到一个孔洞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
造型怪异的青铜器

小田溪巴王墓群,位于涪陵区白涛镇陈家嘴村小田溪乌江西岸一个小山坡上,面积达8万平方米左右。在1972年时,乡民便在此处挖土制砖,曾发现了不少铜剑、铜镇、编钟、兽头等重要文物。在此之后,这个墓群在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,曾经让来自全国的文物专家们啧啧称奇。据统计,四川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先后在小田溪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和一次中日联合物探工作,在发掘清理的10座墓葬中,出土大批战国时期珍贵文物。

战国墓葬中,有3座是古代巴国国王的陵墓,3座巴王墓出土文物就有192件。文物种类跨越性较大,包括各种兵器、生活用具、生产用具以及贵族专用的奢侈器物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专家们在3座巴王墓中找到了一件奇怪的满是绿锈的铜疙瘩,专家们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,出于研究和保护文物的目的,他们专程将该文物送至实验室。

文物被运到实验室后,专家们先是将铜疙瘩身上的浮土擦掉,接着用稀酸溶液除掉铜锈。随着大量铜锈被溶解,专家们也渐渐看清了器

物的原貌。

该器物整体为鸟形,鸟头顶部有冠,嘴部宽且短,两只眼睛圆睁直视前方,耳朵硕大且脖子粗壮有力。虽然头部与鸟类不太相似,可是其身体却类似于家禽,不仅体态臃肿肥硕,连尾巴都极短,足部有蹼,身体与脖子等处有羽毛状纹饰。

单从外形来看,该器物造型实在太过诡异,有专家从腿部掌蹼鉴别,认为它是一只鸭子,可器物上身却毫无鸭子的特征,另一些专家说它是鸟,却不具备鸟类的头部,还有其他专家说它是一只兽类,它却在脖子以下都是鸟类的模样。一时之间,关于该器物的造型,大家都是众说纷纭。

珍稀的战国鸟形尊

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讨论,专家最终确认,这尊“怪物”非禽非兽,而是一种鸟兽的共同结合体,因此被命名为鸟形尊。

这个战国青铜鸟形尊长28厘米、宽16.8厘米、高29厘米,整体呈鸟形。其通体饰细密的羽纹,在羽纹上有规律地镶嵌绿松石,造型、纹饰及装饰极其精美。

专家还专门将其与中原的鸟兽尊进行了对比,发现双方形态特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。可以初步断定,该青铜鸟形尊正是借鉴了中原鸟兽尊的风格,工匠们还对其加入了更多巴人文化中的特殊元素,这才有了这个奇怪形状的青铜鸟形尊。同时,这件鸟形尊的铸造技术也让专家们啧啧称奇,它重量轻,壁薄,内腹中空,在科技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,匠人们究竟是如何铸造出这样的一个鸟形尊,也成为



专家们探索的一个谜团。

三峡博物馆专家介绍,就实用性来说,鸟形尊虽是盛酒器,但盛酒并不方便,因为它是身份的象征,往往在祭祀或者大型宴会时才拿出来使用,平常生活中很少用到。

巴人的美好愿望

巴国,是曾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山区的一个古老王国。东晋史学家常璩(291—361年)所著《华阳国志》中,有载“巴子时虽都江州(今重庆主城),或治垫江(今合川),或治平都(今丰都),后治阆中,先王陵墓多在枳(今涪陵)……”此言描写了在楚、秦、蜀诸强环伺下,巴国数次迁移都城的历史。战国时期,巴国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今重庆一带。公元前316年,秦灭巴蜀,设置郡县,正式将巴地纳入华夏版图。同时巴人创造了独特的巴文化,

其中的巴式青铜器是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以显著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魅力闻名于世,并揭示了古巴国这一西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心的历史面貌。

从战国鸟形尊这复杂的形制中,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巴国重新崛起,与楚国联姻,与中原交流所带来的文化融合,为巴国的青铜器带来影响,但在形制上仍保有本国风格。

或许我们无从考察历史上巴人的生活细节,但是通过这些默不作声却又富有故事的器物中,可以感受到巴人对生活的热爱。战国鸟形尊也是源于巴人的一种信仰和美好愿望,它代表着飞天、入水、雄武与机警,这些或许都是古时巴人的追求。



宋画神品《雪景寒林图》期待“双璧”合体展出

新华社记者 周润健



《雪景寒林图》真迹(资料照片)。
(天津博物馆供图)

范宽是我国北宋时期山水画的一代宗师,现存传世的画作非常少见。有幸的是,天津博物馆收藏有一幅范宽的名画《雪景寒林图》,它也是现存于大陆的唯一范宽作品。

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介绍说,《雪景寒林图》为三拼绢的大幅画作。白雪皑皑中,雪峰屏立,山势高耸,山麓水际边密林重重。深谷寒林间,萧寺掩映,流水无波,峰峦沟壑间云气万千,真实生动地表现了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象。全画布置严整,笔墨浓重润泽,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,皴擦、渲染并用,尽显山石和枯木锐枝的质感,被公认为范宽的杰作。画面前景的树干中,隐约可见“臣范宽制”的署款。

在图上方印有“御书之宝”,印文和印色都具有宋代的特点,可见此图在宋代时曾被收藏于宫中。而在明

末清初时,它又先后被著名收藏家梁清标、安岐鉴藏,清乾隆时收入内府,存于圆明园。安岐曾经在《墨缘汇观》中评价这幅画为“宋画中,当为无上神品”。

那么,这幅国宝级文物又是如何被天津博物馆所收藏的呢?陈卓介绍说,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,圆明园遭劫,此画被外国士兵拿到书肆售卖,时任清工部右侍郎张翼重金将其购得,并带回天津,从此作为张家的传家之宝秘不示人。1981年,张翼的儿子张叔诚将此画捐献给天津艺术博物馆(天津博物馆前身之一)。“《雪景寒林图》保存完好,除画绢自然变色外,几乎没有破损残缺,实属难得。”陈卓感叹道。

记者了解到,在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近40年中,《雪景寒林图》展出的

次数屈指可数。

“现在,在博物馆二楼‘耀世奇珍——馆藏文物精品陈列’展中展出的是《雪景寒林图》的仿真复制品。”陈卓解释说,不像玉器、青铜器、瓷器那样可以长久地保存下去,书画最怕光照,展出一次,元气大伤一次,就得休息好几年。“《雪景寒林图》真迹最近一次和公众见面还是2018年天津博物馆建馆100周年时,曾短暂地展出过一次。这样的神品,十年八年展出一次都属正常。”

除了《雪景寒林图》,目前被归在范宽笔下的最著名的画作,还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溪山行旅图》,这两幅图被誉为范宽画作“双璧”。

“希望这两幅真迹能有机会合体展出一次。如果《雪景寒林图》能够说话,我想,它也会有此期待。”陈卓满怀憧憬地说。